

第十三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只有无聊最轻盈

胡颖婕

(管理与经济学部 工业工程专业 2012 级)

她挑了个靠窗的位子，除下呢子，抚了抚静电中战栗的头发，迟疑地想给一点提示，但那个别着胸花、一脸规范的女侍收走了邻桌的最后一个酒杯。

她想来点酒，外面怪冷的，脸上还飘着雪粒，她感到自己身上的仆仆风尘拉低了这里的暖气。她键入密码，这时一个男侍走来，从怀里掏出一本捂热的菜单。她最终还是挑了一杯浓缩，把光标对准那个自己明明不敢直截对峙却熟悉得几乎可以背出来的文档，落下去。

你就是喜欢将还没站稳的东西扶上跑道，老崔这么说她。

最近她总是焦虑，任何微微超出掌控的日常，都能成为压死她的稻草，使她彻底崩溃——比如她昨天在汤里喝到一根金发，尽管她知道那长度和染色根本就是她自己的，却还是忍不住迁怒他人。她对老崔说这是所谓转型期，但她深知这一切都是扯谎，文学哪有什么形态，作家不过是习得了一身本质拙劣的伎俩，干着最恶俗的勾当。老崔是她在文学圈的——呃，前辈，朋友，或是什么性质模糊的、管他什么的存在。

她正处在文荒期，她花上一个个晚上把胸中的肿块码在一块儿，再又花上一个个晚上把它们删掉。看着光标哗哗地一行行倒退，她觉得世界天旋地转的。

写这些无聊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而眼前这个文档，她有过那么一秒的迟疑。每一个缝隙里都好像蠢动着什么不太对劲的东西，又说不上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意义？它们的意义因为过分重大而显得毫无价值。

编辑那边已经半年没催稿了，而她不确定是否是他们已经不敢了，还是她这么写下去，根本就是错的。她盯着窗外，雪越飘越大。她掀起手机膜的一角，贴合，一个一个地把气泡挤出来，再掀起、贴下。

过了一会儿，她点击保存，合上电脑……她正在失去市场。

周末是作协的酒会。老崔才四十，头顶就微秃了。他快出新书了，席间出版社派人来谈，远远看见他啤酒肚一张一弛的。

她只顾着低着头喝一杯热可可，老崔正和她旁边的人谈写序的事宜。老崔写诗，写散文，忧郁，沉静，意义深重，外界赞誉“知识分子写作”。她和老崔相识不久，在一次文学比赛中他们纷纷进入奖项梯队，不过老崔的光芒太过耀眼，是各大媒体的宠儿，而她那时那么崇拜他。

但现在这些都成了狗屁不是吗！他们曾经无话不谈，没夜没日地谈着过分奢侈的东西。谈文学的形式，谈虚构和真实的距离，谈作家和文本之间的掏心和逃离。腔调过分隆重，话语在彼此身体间的投掷，都能敲出重重的回响。

不知从何时，她和他有了观念上本质的分歧，而结果却是破灭性的。他们不再丰沛而慷慨地想说服对方，他继续他的意义辽阔，而她却缩回了那个原本冷漠的自己，转而状写生命背面无聊而又无意义的。她的架构好像变了形，同时她的文笔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你自己觉得，这些东西的体验怎么样？”老崔问她。

“我只是在追求一种精确的表达，就是类似击中什么东西，那样的。”她突然变得执拗，这一切太荒谬了不是吗，她和老崔已经没有任何共识，那干嘛还要苦苦解释。

“你真的觉得表达是能够‘被精确’的吗？”

“卡佛说，无论在诗歌还是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这个‘普通但准确’是难做到的。如果卡佛自己能做到，他也就没有那么凄苦的后半生了。卡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苦难之中，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毕竟普通准确的东西是可体验的，也是已浸润的，作家的任务是什么，是揭开普通准确之下的暗涌。”

“生活能有什么暗涌，生活太无聊了，因而不值得一谈。”

“换言之，这样的东西，好像并不能带来什么类似阅读快感的東西。”老崔说。

“是啊，快感，快感，这世界好像永远都在不高兴，所以大家都要快感。”

“精神肉体什么的，生而为人嘛。文学终究是要为人，为社会服务的。哈哈！”老崔摆摆手，好像对这个问题太过轻车熟路，就走到了有必要叫停的地

方。

“难道真的有人会喜欢看了之后很高兴的东西吗？”

她对着这个文档又发呆了几个晚上。她写一对夫妇，她的笔触是抽离的，中性的，冷眼旁观的。她就是要写他们是如何无聊度日的，如何面对衰老如临大敌，如何觉得人不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而是一瞬间就被世界抛弃的。

“他坐在床沿，妻子在身后熟睡，滑出一根睡裙的肩带，他在想要不要扯一角被子掖一下。管她呢，就让她冻着。他一颗一颗扣起衬衣的纽扣，扣了好久，可从第一颗就扣错了，直到扣到最后一颗才发现。他又一一将它们解开，解了好久，对准位置，又扣了好久，但是最下面还是多出一个。他不得不重新再来，那时候他觉得苍老正向他压下来。”

这种日常消磨的虚耗因为特别无聊而显得过分迷人，仿佛这就是她向世界的唯一书写方式。可是她觉得世界太激烈了，到处都是因用力过猛而产生的裂纹。

她得向那些她曾经也是掏出过多的真心的写作偶像告别了。当然理由不是所谓商业化的浮躁这种陈词滥调，而是她觉得他们怎么能如此不思进取。她甚至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拼命克制的匠气和技巧，在标榜清淡的同时无可挽回地露出马脚。这真是一件一点都不酷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些气数已尽的、她曾经的心头好。她能明显在字里行间嗅出他们的力不从心，比如题材的老化，表达的僵硬，或是一种现代性的失落——但他们从不回避，仿佛摊手一笑，就和自己的苍老和解了。老天总是会挑选一些有天赋的人去承受这种衰败，被挑选到，其实也是一种福祉不是吗？

她为什么会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她刚刚二十五岁的时候。

老崔的新诗文集上了畅销书榜，重印，再版，通告签售。她可能是从一开始就想到的，我们的文坛需要像老崔这样的作家，厚重，敦实，他的笔下总是纵横着气象，让人跌坠而不自觉。他写得真是好，他的名士风骨让他看起来有种精致的专业和规范。他是一个能完美地将储备和落笔——坐实的人，这是一个高产而稳定的作家的必备素质，不是吗！而她无论如何是未达此等修为的，她的东西太过破碎，散发出一种冷却的陈旧味道。她太内了，太藏了，任何向外的作为在她看来都是不对的。

而还没学会和这个世界，包括和自己内心满溢炸裂而出的东西好好相处，

真是有点可耻呢。

这是她第七次修改这个文档。她的眼睛因为长久地凝视屏幕而有些酸胀难忍，她滴了两滴眼药水，走到窗边，眺望对面高楼下掩映着的绿植。她看到老崔正从马路那边穿过斑马线朝南面走来。他看上去状态好极了，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意气。

老崔追她那会儿，他拿了金奖，她拿了铜奖，他们经常因为颁奖或者新闻发布会等等原因一起出现。老崔喜欢在谈自己时也扯一下她，“其实我们这位得了铜奖的，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女作家的这篇小说，也是我极喜欢的。”老崔挑了挑充满谄媚的眉毛，“如果在我二十五岁，还是个姑娘家，我绝不可能有她如今的成就，老辣的文风，以及对于人心理的刻画都可以说是成熟而稳重的。”

有比听到这样被夸更好的事了吗，当然没有。

他们当然也暧昧过，甚至因为一起谈论一个共同欣赏的作家而升华到有什么象征的意味。她一度因为书里的一句话而深深颤抖、不能呼吸，她磕磕绊绊地发简讯给老崔，急于确认。就在她就快要相信他们将要灵魂相抱的时候，老崔当了作协的主席。

他也是一个不惑之年的老男人了，她想。老崔的写作扶摇直上，更加丰富重大，常常一个晚上洋洋洒洒几万字，让她有些无措。

老崔对她的帮助和提携很快超出了关怀本身，变成期许。他说的一切都是如此伟大磅礴，开辟出了当代文坛的写作新方向。而她却像被紧紧地压着，透不过气。

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几天不下楼，写专栏，写书评，编辑跟在屁股后面催稿。老崔和她几乎快成了作协里的模范情侣，高产，发挥稳定，切合规范，专业主义。

一天，某个大出版社的首席编辑团队大包小包的设备扛进了他们的家里。他们打算重金签约老崔，版权不得与其他出版社共享。这种抢占市场鳌头的戏码，老崔终于熬出了头。

晚上，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一本老崔的诗文集漫不经心地翻着。

老崔回来了。“和他们谈了好久。”老崔说，“以后还可能会和国外的书展

合作，搞众筹，办沙龙。”

“嗯。”遥控器红色感应一闪一闪的，她并没有表达出太多的惊喜，令老崔有些没劲。

她把茶几上的酒喝干，眼睛还在直直盯着电视屏幕上交错的光影。老崔也学着她的样子倒了一小杯，表情夸张地吞下去。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夜无话。她斜躺着，慵懒地伸着遥控器，好像并不是真的在看什么，仅仅只是为了换换台。他离得远远的，坐在她的脚边，瞪着不远处，让眼神失焦的什么东西。

老崔睡下后，她开始安静地翻看 he 写的东西。那一枚枚十分用力的汉字，气脉贲张，却总觉得有哪里泄了一口气。想起从前，在她刚进作协的时候，她也和老崔一样，将笔下的人物赋予过分重大的生命感，让他们在文本之间那方寸的天地里爱恨交离，浴火重生。

还有性。

说到性，她想起了她的另一个文学朋友小逸，他们曾经一起讨论过，一切艺术的概念，动辄两条金线。First, death. Second, sex. 套用完第一条，再套用第二条。“你看看有哪些不是这样？”其实是有哪个是绕不开这个的，或是说想在概念上往高端靠拢，这是两个简单粗暴却见效不错的方法。

“就像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民谣歌手，如果能够没有姑娘、草原、梦想、青春、马、树、南方、流浪、吉他的意象，也是值得敬重的。”她对小逸说。

那多可笑啊，所谓的快感不就是寻求一种现实里求不得的张力嘛，她觉得那些洒满的热泪和轻易的生死，因动机不纯，都显得格外愚蠢。

可是她心虚了，因为她也写性。她不得不写点性。因为作协的朋友总是指责她写的东西太薄了，因为她年轻，还时常被讥为“青春文学写作”，一度让她郁闷。她不知道哪里青春了，就仅仅是因为她二十几岁吗？或者，就算是青春文学写作，那青春这狗屁东西又到底错在哪里。

“因为青春文学市场一片乱象，青春是个好卖点。”老崔这样解释，那语气像是碰到了一个烂俗的东西。她当然知道他们的意思了，对啊，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我就只是不愿意逃避自己身上的东西。因为逃不了啊，青春，包括人生，因为它们太值得去书写了，所以也就没有书写的必要。

而性，确实是个敏感地带。她是个女人。她想起在大学读中文系时，当代

文学史老师曾提过中国女作家“身体写作”的三十年。她们想从男权语境中走出，颠覆了以往的叙事，急于学习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于是便解构了自己的身体。

那时候她是个没有性经历的女学生，在教室里啃着面包、埋在小说里，外面的天光那么漫长。她对于老师所说的，也没法洞察。她只是在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心想，原来这也是可以叙事的载体。

如今她在小说里写下了不少气息绝望的性，但这些总是被老崔他们视为不值一提的事。“你就是太把它当一回事了。因为你竟然真的在写性喂！”

在男权语境里，性根本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就像是几个动词就可以说明的，在她这里却变成了质地黏稠而拖泥带水的东西，因为屏住呼吸而慌慌张张。

是啊，她竟然真的开始学着去写，这个完全经验之外的事。可是她还是那么渴望学得像一点，她用了各种方法去接近事实，好像就能显示出深刻。因为她竟然真的以为性是一种能让人完全丧失阅读快感的東西啊！写性还不是为了状摹出无聊无趣的感觉啊，难道真的有人会喜欢看到十分高兴的性吗？

老崔的庆功宴设在宾馆二层礼堂。作协来了几百号人，坐满了整个大堂，媒体界的朋友，出版界的巨头，都拥挤在这里。

他们已经分手好几个月了，她并没有什么心情去喝酒，因为她脑子里还在构思着那个没给任何人看过的、无聊夫妇的小说。小逸凑过来跟她碰了个杯，“喂，你什么时候出新书？”

“我想我大概是写不好了。”她坦白道，“死又重大，性又重大，只有无聊最轻盈。”

“不，无聊才是最难的状态。因为死和性都太炽热了，因为炽热所以太轻易就能做到。”

她其实多想说，其实她也不知道，离开了死和性这等宏大叙事，她还能怎么去表达呢。

“为什么？”她不解。

“因为你还好端端地活着，没病没灾，面色滋润。”她想起老崔曾经这么说过。

可他们花了无数个夜晚什么都不做，只是对着电视机，直到屏幕飘满雪花，因为他们无法认同一种新的规则。

“因为你看上去就不像一个纵欲的失足妇女。”小逸把她拉回真实。

如果说曾经那一切都是经验之外的真实的话……

她只记得那天的雨夹雪很大，她穿着过膝的皮衣，小腿因为只有一层薄丝袜而冻得瑟瑟发抖。分手之后就太久没过来了，她穿过好几个街角，来到老崔楼下。

“我想，我们之间好像还差一点什么。”她望着老崔，他已经是全国著名的作家了，风发的意气盖过了她一路都在练习的底气。“来吧。”她说。

她和老崔终于是不欠谁的了，暖流和寒流在体内的交汇，让她感觉整个人都像飞行在一种轻盈的质地里……

老崔建议大家一起碰个杯，他站在宴会大堂中央的巨型枝形吊灯下，荧荧的光辉让这一切都像是一个幻觉。